

微距昆虫的魅力

撰文·摄影 姚著

半翅目蝽的若虫



一个非常偶然的的机会，在四川大邑的鹤鸣山上听一位朋友介绍，你身边的这位老师是昆虫摄影大师，出于好奇，我立刻打开了这位老师的摄影博客，一幅幅精美的画面呈现在眼前。无法想象，昆虫的另一面是如此绚丽多姿和奇妙：自然的表情、与生俱来的色彩、不用装饰的外表，像一件件没有瑕疵的天然艺术珍品。我的确惊呆了，一种“美到极致，心却空旷”之感迎面扑来，令我无法呼吸。毅然决定加入昆虫拍摄这个行列。

我喜欢微距摄影，喜欢取景器前昆虫每一个细微的变化，喜欢花丛中翩翩起舞的彩蝶，喜欢池塘边身姿优雅的豆娘，喜欢在树丛中“偷情”的小甲虫，也喜欢

动作机械甚至有点滑稽的螳螂。哪怕是一只树梢上、叶尖上的小小叶蝉、沫蝉或者蚂蚁，都会引起我极大的兴趣。当然，我最喜欢的，还是拍摄昆虫的过程。置身自然，享受绿色的清新，看着花草中忙碌的虫子正弹唱着动人的旋律，不时也会有几只蜜蜂飞速而过，各种声音交织成大自然的“圆舞曲”，带给人的不只是陶醉，还有享受。

我对昆虫因为陌生而好奇，因为好奇而“亡命”。为了寻找某种昆虫，可以下河，可以上山，可以守候数日，可以不怕冷、不怕热、不怕蚊蝇叮咬和毒蛇威胁，可以废寝忘食。过去见了毛毛虫

会用火去烧，药去喷洒，现在认识不同了，反而有一种说不清的亲近，因为它或许会是另一物种的传播者，即便不是，当破茧成蝶后，自然界又会多一道美丽的风景。

在庞大的昆虫种类中，我最爱的当属蝴蝶。明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做了解释：“蝶美于须，蛾美于眉。”蝴蝶的美丽带给人类无尽的审美体验和愉悦享受。世上已知的14000余种蝴蝶中，让人过目难忘者比比皆是，甚至让人愿意倾尽心力满世界寻找。2002年的法国电影《蝴蝶》，就讲述了孤独老人和孩子在寻找稀有的“伊莎贝拉”蝴蝶途中，终

多姿麝凤蝶





螳螂若虫

于找到了心灵慰藉的故事。在电影的最后，拍摄了“伊莎贝拉”蝴蝶由蛹化蝶、翩然飞走的全过程。当时我坐在屏幕之前，看到这个惊艳全球的镜头，脑海里浮现出两个字：永恒！不是吗？蝴蝶的生命虽然短暂，却一再演绎出精彩的传奇。北美洲的黑脉金斑蝶，就是俗称的“帝王蝶”，能横渡大西洋、到温暖的彼岸进行繁殖。纪录片《蝴蝶密码》中标记为“1032CNTU”的台湾青斑蝶却在日本发现，日本的蝴蝶也可以飞到台湾，飞行距离从几十公里到几千公里。有人说它们与迁徙的鸟一样，顺着风向前行，可又有谁能知道它们一路的艰辛、苦难，雷雨、大风、天敌以及不可预知的种种困难，蝴蝶是怎样战胜和克服的呢？

生活中，王菲的歌既动人又伤感：“就像蝴蝶飞不过沧海，没

有谁忍心责怪。”美丽的事物终究陨落，大多数的蝴蝶经过了繁殖、产卵，完成延续后代的使命后，就在寒冷冬日结束了短暂的生命。斑斓的色彩、有韵律的花纹、轻盈的姿态、灵动的双飞之舞、花的眷恋，都让蝴蝶成为人类审美文化的一个象征性符号，美丽、爱恋、自由……不一而足，甚至这种短暂本身，也为这种象征意义添上了一笔凄美的色彩。

美，的确无处不在，重要的是如何发现、如何记录。当焦平面找准后，放大了5倍、10倍的显示屏上，哪怕是不按快门，你也会用心地观察、欣赏、品味它。而当你记录到蝉、蝴蝶、豆娘羽化的全过程时，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薄如蝉翼、什么是完全变态和不完全变态、什么是“涅槃”之美。记录、欣赏、留存它们的瞬间“风姿”使我如痴如醉，也常常为它们短暂的一生惋惜。

2007年，遍布于欧洲、非洲和亚洲的马德拉大白凤蝶灭绝，究其原因，栖息地的减少和环境污染是主要因素。当我们再也见不到空中轻盈飞舞的身影时，对昆虫的眷恋和保护自然的决心从心底油然而生。

自然界的很多种昆虫有奇特的体态和色彩，具有很强的装饰性和观赏价值，拟态逼真，值得拍摄。人们无法控制它们的一举一动，需要耐心和速度，才能抓住精彩瞬间。我有时觉得它们就像一

群孩子，生活在童话世界里，用微距镜头，拉近与它们的距离，没有高高在上的姿态，生命显得平等。艳丽的蝴蝶、活泼的草蛉、矜持的豆娘、勤劳的蜜蜂……它们摆着不同的造型，各自呈现在我的面前，自然而真实。

自从爱上了昆虫摄影，我和朋友旅行去了风景区时，观察的却是另一道风景：茶余饭后散步，花草树林湖边，每一个角落我都不会放过，观察、寻找昆虫已成为我生活中的必需。正如李元胜老师所说：

“人类已有知识，与庞大的未知比较起来，只不过是荧光点点。”我所做的只是在探寻昆虫这个大世界里，发出的一缕微弱的光吧，或许会点燃支支火炬！■

（责编 李瑄）



双翅目长脚瘦蝇